



北方大道

李静睿

N O R T H E R N B O U L E V A R D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北方大道

李静睿——著

N O R T H E R N B O U L E V A R D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方大道 / 李静睿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495-9678-2

I. ①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0204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责任编辑: 罗丹妮 吴桑雨

装帧设计: 尚燕平

封面插画: 尚燕平

内文制作: 龚碧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: 8.5 字数: 140千字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时代的反义词

这本书写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，几年间我的生活看来平静，但在隐秘的地方，变化悄然发生，我试图注视这些变化，就像在经久不散的雾霾中试图看清某个怪物的含混轮廓，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

这并不意味书中的故事有趋同的主题，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关联，书中既有历史和人心的混杂产物（《北方大道》、《椰树长影》、《永生》），也有完全纯粹的情感故事（《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》），更有一些无法定义的故事（《盐井风筝》、《柠檬裙子》）。因我想写的东西太多：从命运到爱情，从世道至内心，当中唯一相通的，大概是人的软弱、挣扎与犹疑，有时是面对权力，有时是面对爱情。

书中的人生活在北京、自贡、纽约和东京，因这是几年间我最熟悉的城市，我虚构人物，却无法虚化背景，而城市本身，似乎也在暗示命运。二〇一五年，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，东京严谨、笃定、森然有序，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，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，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，但

起码从表面看起来，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、既定的规则，像一个人到了中年，不再想奋力对抗些什么。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，想念深夜的地铁，混乱的下城，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地流动，像混沌初开，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，像三十岁的我。

大概用了十年时间，我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文艺女青年，变成今天的自己，这种转变并不快乐，却已不可撤销，如同混沌初开之后，上帝说“要有光”，于是我知晓明暗，辨析善恶。吃下禁果意味着被乌托邦驱逐，远离无尽无涯的快乐，意味着与身俱来的罪，却也意味着自由。自由让我不想和生活和解，而决心保持愤怒，决心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，而怒斥光明的消逝。愤怒并不是一件姿态优美的事情，好像也不大适合中年，但它确认了自我的存在，这几年中我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宗教大法官》，陀引用了席勒的《愿望》：“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，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。”我试图寻找内心的声音，并由此反复询问自己：你是要自由，还是要安全？

当然是“自由”，即使这意味着重负，意味着一种不可知的动荡前程，就像《自由宪章》中所说，“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，我们可能是自由的，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。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，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”，我想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，想要自由，又难逃悲苦。

有件事非常奇怪，我惯于书写软弱的人性，含糊的情感，

却在书写的过程中，获得了某种越发清明的勇气，这种勇气让我决心更加严肃地活着，既拥抱文学，也关心当下，为我相信的价值徒劳地努力。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，我却只想待在一旁，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。

李静睿

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

目 录

北方大道

21

盐井风筝

柠檬裙子

椰树长影

沙河涨水

永生

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

187 137 119 101 073 049 021 001

北方大道

Northern Boulevard

1

纽约大概从早上六点开始下雨，明明睡得黑沉，却清晰无误听见水声。

林立成梦见自己要把水龙头拧上，但无论如何拧不紧，梦境有一种切实焦虑，让他渐渐下沉，一路坠至噩梦，又终于挣扎着醒过来。黑暗中他睁开眼，又望向黑暗，他倒是习惯，反正不是这个噩梦，也会是另外一个，相形之下，他愿意去拧一个永远拧不紧的水龙头。

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刚好六点半，林立成发现自己忘记关窗，天光渐亮，书桌上站着一只鸟，淋湿了翅膀，正在一口口啄他最后两片全麦面包。面包本来应该放进冰箱，但前几天冰箱坏了。家里的东西分批分次坏掉，厕所里总是黑着灯，四个灶眼有三个出不了气，沙发的一只腿瘸了。每天晚上林立成读一会儿书会突然歪一下，他又调整回来继续读。

房东是个中年广东男人，舍不得花钱请工人，被林立成

逼紧了会自己拎个工具箱过来，敲敲打打一会儿，有时候灯就又能亮几天。林立成站在边上看着，也会微弱地表示一下意见：“你这样不行，美国的房东都是包修理的……你再这样我就去投诉了。”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投诉，他是没有毕业证的北大国际政治系学生，来美国后四处做了一通访问学者：哈佛、耶鲁、哥大，最好的大学，最高的奖学金。最远去到了芝加哥，夏日清晨，和当时的女朋友在密歇根湖边上做爱，两只海鸥远远看着他们，叽叽咕咕，表达好奇和疑问，林立成竭力想集中精神，却还是渐渐疲软下来，只能拉上拉链。他忘记那个女朋友的模样，却记得她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时间。”但他们很快分了手。走了大半个美国，最后回到纽约，却也是每天打开中文的《世界日报》。林立成没有住在纽约，他只是住在法拉盛。

房东赶紧递上来两根烟，广东话夹杂着普通话说：“不要这样啦，大家都不容易啦，我还欠着移民律师两万块啦，请个工人，什么都不做，上门就是八十啦，大家都不容易啦……来，抽支烟，我表哥从国内带过来的软中华。”烟还没抽完，林立成又已经软了，他总是太容易软下来，所以去厕所还是得拿上手机，APP里有一款手电筒，白晃晃照出前路，强光灼人，让阴影处更显黑暗。

上完厕所后他彻底醒了，索性抽了支烟，十四块一包的硬中华。那只小鸟还在，面包被啄出一个洞，林立成吐出烟

圈，又努力想让烟圈穿过面包上的洞。小鸟停下来，歪头凝神看那烟圈渐渐散开，林立成突然认出，这是一只普通燕鸥。他前一个女朋友——可能只称得上女人——喜欢鸟，上过大概十次床之后，拉着他去过一次中央公园。两个人坐七号线到时代广场，然后一路往北走进公园，坐的是慢车，晃晃荡荡快一个小时才到。走到一半林立成就开始坐立不安，许久没有出过法拉盛，一出地铁，林立成惊恐地只想找地方撒尿，好像他是一只养在皇后区的猫，唯有如此才能划定活动范围。最后是在 AMC 电影院边上的一家麦当劳完成这件事，撒到一半进来一个黑人，林立成赶紧穿上裤子出门，导致整个下午他都觉得自己处于未完成状态，肚子里哐当作响，进了几次卫生间还是如此。

沿着第五大道走到尽头，中央公园照例是酸酸马粪味，混杂一股法拉盛韩国餐馆里常有的野葱香。马车上是污脏的红色丝绒座椅，林立成担心女人想坐马车，他不想出那五十美元，更不想在曼哈顿上城这样明目张胆地存在——公园附近住着不少他认识的人：哥大的访问学者，对八十年代满怀想象的学生，那些研究中国的美国人。林立成担心在这里遇到他们，在草地、落叶和有蓬松大尾巴的松鼠前尴尬冷场；中央公园有一种明亮柔情，让人难以启动对往事的回忆，而除了往事，林立成觉得自己和他们无话可说。到了现在，他和谁都是无话可说。

还好女人只是拉着他一路走到湖边，指着地上的一只鸟说：“看到没有，那是普通燕鸥，Common tern，还有一种有黑眼圈，叫加拿大燕鸥，Forster's tern。”林立成竭力表达兴趣，燕鸥浑身雪白，鲜红色尖嘴和爪子，头顶是一片漆黑羽毛，林立成想，配色倒是不错，像一套性感内衣，也许女人穿上会好看。做爱时林立成喜欢开灯，看她苍白皮肤下的青色血管，和眼窝下面的淡青痕迹，她可能更接近于加拿大燕鸥。过了一会儿那只燕鸥飞走了，又过了几天，那个女人也离开法拉盛。林立成没有留她，他喜欢晚上睡觉前反复抚摸女人的大腿，也舍得周末带她去东王朝吃个海鲜自助餐，但他并不知道如此往下，他们还能走到哪里。两个人在一起刚好三个月，一段既不让人尴尬、也说不上遗憾的关系。

林立成半年没有做爱了。大年三十前后那几天天下大雪，他把暖气开到72华氏度，还是每晚三点准时冻醒，下半身尤其冰凉。大年初三他想找个妓女，算是过年，走到缅街上茫然逛了半个小时，平时无处不在的小广告齐整整失踪，好像这个行业也在休春假。街头有喧天锣鼓声，几只短短的龙跳进商铺讨要利是。最后一无所获，林立成只好在新世界商场楼下胡乱吃了碗羊肉烩面，回家继续上网找，他斟酌良久，却不知道用什么搜索关键词。正打算放弃，却在门缝里看见一张彩色小广告，印一个看不清样子的大胸少女，穿玫红色三点式，广告词是“少女上门服务，小身体好酥”，下面是英

文和西班牙语。法拉盛有时候会有墨西哥人过来，但据说他们喜欢胖胖黑黑的中国女人，并不是眼前的雪白少女。广告上的电话林立成最后没有打，当天晚上雪就停了，气温慢慢往上走，有时候半夜醒过来，也会思念很酥的小身体，林立成就竭力回想那张广告上的大胸少女：浑身上下P成一片惨白，隐隐约约露出粉红色乳头，然后他自己完成了这件事。那张小广告林立成没有扔掉，一直放在窗台上，他想，还会有下一个冰凉冬天。

今天晚上林立成要去见王凌薇，大四冬天他们在博雅塔下接吻，嘴唇碰及嘴唇，林立成没有伸出舌头，他想，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时间。燕鸥飞走之后不久，雨也渐渐停下来，林立成犹豫了几分钟，坐下来把中间有洞的面包片吃了，略微潮湿，但他并没有别的选择，这是最后的面包。他看见窗下的荆条开出第一朵黄色小花，春天已经到了，这是另一个春天，原来他总是没有选择，原来他和王凌薇不再有时间。

2

林立成一九九〇年六月来到美国，第一站就是纽约。在肯尼迪机场下飞机后，有一群不认识的学生来接他，手捧一大束花，大家轮番拥抱，都落了泪，那束花最后被挤得粉碎，

黄色雏菊的汁液沾在白衬衫衣襟上。衬衫他留到现在，那点颜色始终没有洗去。林立成不喜欢菊花，总觉得自己像是一年前已经死于某个夏日夜晚，现在正被轮番拜祭，墓碑上空无一字，坟还修到了美国。纽约满街都是灰黑色鸽子，北京只有傍晚时分漫天飞过黑鸟，叫声嘶哑，仔细一看都是乌鸦，那个傍晚正是如此。

他在里面待了六个月，并没有立案，就是那么语焉不详地关着，里面伙食不好，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林立成总感饥饿，十二点吃一大碗卤肉面条睡下去，五点又得饿醒，床边就是饼干桶，拿本书垫着窸窸窣窣吃两块，才又能睡两个小时，唯有沉甸甸的食物让他安心。刚开始他四处被请，酒桌上听到不知道多少声“英雄”，顺着整只整只的烧鹅吃下去，三个月胖了30磅，藏身于软软肥肉之下，林立成感到高兴。后来宴请慢慢消失，他瘦了下来，现在体重跟二十三年前几乎一模一样，林立成连头发都没有变稀疏，只是略微斑白，书桌上放着一张他刚到美国时在哥大图书馆门口拍的照片，骤眼望去和现在并无区别，要细细察看，才能发现他走失的魂魄。

回纽约后他就一直住在法拉盛，房子在北方大道和150街的交界处，那里其实已经到了韩国人的地方，两个街口外就闻到泡菜味，院子里堆满大白菜，像是中国北方的冬天。有时候他会恍神，觉得自己已经回到北京。他艰难地找到一

个中国房东，林立成不想跟中国人住太近，却又不敢住太远，房子是一栋 townhouse 的三楼，他不想走前门和楼下住户遇上，就总爬防火梯上下，三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附近遇见过什么人。林立成希望自己遇到人的时候已经完全准备好，在法拉盛以外的地方，他总是准备好的。

窗外有一棵高大椴树，春末开出满树小白花，花香有点像四川老家的茉莉，林立成一直没有回去过，他其实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回去，但经历类似的人都说不行，他就懒得往返几次中国大使馆。他根本不想去曼哈顿，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那么想回去。大使馆在 42 街的尽头，正对着那艘航空母舰，林立成去年才知道它叫无畏号，也是前一个女人告诉他的，纽约的中国女人好像知道一切：百老汇的音乐剧，大都会的特展，42 街的苏格兰菜。有一次早上做完爱，女人一边穿内衣一边说：“我们今天下午去看无畏号好不好，那边上有家川菜馆很好吃，回锅肉是用蒜苗加青红椒炒的，泡菜里有鲜菜头。”林立成漫不经心抽烟，又漫不经心嗯嗯啊啊了几下，但最后还是在家看盗版电影，留在法拉盛吃了晚饭，法拉盛有朵颐和川霸王，哪里的回锅肉不是蒜苗加青红椒，哪里的泡菜没有鲜菜头。女人没有说什么，闷声吃完饭后就回了家，没有继续住下去，林立成后来才想起来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渐渐不再说话，好像每个女人到了一定时候，都不再说话。

其实也没有怎么缺过女人。刚开始几年，从中国来的学生广受欢迎，美国太平静，稍微有点起伏的故事都成为春药。在哈佛当一年访问学者，林立成有好几次机会，三十多岁的犹太女人在他房间里谈阿伦特，谈完了一直不走，嘴唇嫣红，谈极权主义也像在号召接吻。林立成反复挣扎，终究是把她送下了楼，楼梯逼仄陡窄，林立成走在后面，高高看见她右边乳房上浮动的红痣，当然也有点后悔。但在那个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和别人一样，“别人”到底是谁，他又有点糊涂。后来中国男人的风头过了，从东欧进来的男人们开始讲柏林墙和七七宪章的故事，他们个子更高，有实打实六块腹肌，能用德语读里尔克和保罗·策兰的诗，马上成了一种更为猛烈的民主春药。

二十三年里林立成有一次差点结婚，那时候他在旧金山，有人拿到美国国务院的一笔资金，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，这也是林立成在美国唯一真正拥有工作的两年，税后两千五，保险自理。他就一直没有买保险，他有来自法拉盛的板蓝根，一感觉发热就冲两包，肠胃不舒服喝半瓶藿香正气水。

胡敏之是加州伯克利的研究生，专业忘记是经济还是管理，他们好上的时候她快毕业，两腿晒得漆黑，因为老去裸体沙滩，脱下衣服，连比基尼线都没有色差。林立成不大清楚胡敏之为什么看上自己，他没有钱，更谈不上前程，是个在加州几年依然坚持苍白的男人。和她在床上不敢开灯，一